

端起饭碗就想说

谭谈

每每端起饭碗，看到碗里雪白喷香的饭粒，心里就忍不住想对人说说话。今天得知您远行，我又想起了27年前的往事。

想说说您啊，我们当今时代的农神！

1994年秋，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为了表彰您在杂交水稻研究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国家粮食安全，为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决定授予您“功勋科学家”的称号。就是在这样的时

候，我走进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采访您。动身前，碰到我在煤矿上的同事，此时已是省煤炭工业厅厅长的吴道荣。他给我讲了一件他亲历的关于您的小事。不久前，他去北京开会。上了软卧车厢，对面的铺位空着，以为无人来了。谁知就在列车快要开动的那一瞬间，上来一个瘦瘦的、皮肤黑黑的老头，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小包。老头刚坐定，列车就开动了。老头不慌不忙地从包中取出一包方便面和一个瓷缸。撕开包装，把方便面放入瓷缸，倒上开水。不一会，就香甜地吃开了。吃完，往卧铺上一倒，不到一分钟就发出了鼾声。老

吴端详着您，觉得十分面熟，这不就是常在电视上见到的大科学家袁隆平吗？一位饮誉全球的大科学家，还自带方便乘车？这，真的是袁隆平吗？您睡醒后，他与您交谈，还真是袁隆平呀！

带着这个小事，我走进了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心的招待所里，我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而您，太忙了。七天里，只给了两次我与您见面的机会，每次不到两个小时。我只好进行外围采访，约谈您的学生，您的同事，您身边的人……您就是这样，从他们的口中，一点一点向我走近……

您是一个爱做梦的人。九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上，您做过多少梦，又圆了多少梦啊！每一个梦，是

您科研路上自设的一道关，而每一次圆梦，是您一次成功的破关！如今，您远行了，带着一个美丽的梦远行了。

您最早的梦，是从那一年开始做的。

那是1962年7月，您带领四十多名学生，到黔阳县硃村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您住在生产队干部老向家里。当时刚刚收割稻子，而老向家里一日三餐，有两餐是喝粥。一交谈，老向说，粮食不够吃，不从现在就勒紧裤腰带，明天春荒怎么度过？老向说他前两年怕病了。山上的土茯苓，葛根，树叶子都寻来吃了，但吃下去，拉不出，只好自己用手指抠。村子里，饿死了好多人……

老向的话，犹如一条鞭子，在您的背上抽！

“袁老师，听说你们正在搞科学实验。”老向的眼神充满期待，“要是你们能研究出一种新稻种，一亩能产它1000把斤，一亩地能当得两三亩地，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

农民兄弟的话，深深地刻在您的心里了。于是，让水稻亩产一千斤，两千斤的梦想，就在您的心里涌出来了。

春去秋来，从湘西山区，到洞庭湖边，从湖南黔阳，到海南三亚。烈日下，风雨里，您在田野里奔走，您在征途上跋涉。这个梦，一直在前头向您招手，又一直拒绝与您会面。

终于有一天，您在田野里，见到了“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给您送来了曙光。然而，次年用它的种子栽培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退化严重。梦又这样破灭了。

但失败增长了经验。您认识到，只有运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才能实现梦想。为此，您带领您的学生，进军海南三亚，寻找散落天涯海角的野生稻。

那一天，您的学生李必湖，在当地农民朋友的帮助下，发现了一个地方的水池边，有一片0.3亩左右的野生稻。李必湖在这片野生稻中一株一株地观察。这片野生稻，正在吐穗扬花。他已从您那里学到了水稻雄性不育株的识别知识，只要这片野生稻里有雄性不育株，就逃不过他的眼睛。

突然，李必湖的眼睛倏地一亮，脸上一片惊喜。在离他1.5米的地方，有三个形状异常的稻穗。他走近细细辨认，兴奋得跳起来了：“找到了！找到了！”

在不知多少汗水的浸泡下，您的第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1973年第一代杂交水稻终于培育成功，亩产高达1010斤。一场深刻的水稻革命，就是这样在您的一个一个的梦中，不断地推向前行。亩产1000斤，亩产2000斤，亩产3000斤……

1994年，我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整整采访一个星期，又花了几天时间伏案写作，完成了近5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发表在1995年第二期的《当代》杂志上，后又被多家报纸连载。1997年，我与作家朋友联手建作家爱心书屋，您热情支持，挥毫寄语山乡青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去年深秋，在衡南的一片田野里，您试验基地的水稻开始收割，有关部门现场验收，单季亩产竟达922公斤！记者采访您，您答：高兴！太高兴了！当时，您的笑容是那般灿烂，那般甜美！

您这灿烂、甜美的笑容，还不时在我的眼前浮现。而您，我们的农神却已经远行了。您是用一生的奋斗，实现了一个一个的梦想而远行的。您这颗优秀的种子，了无遗憾地回归了大地。然而，您又把一个“禾下乘凉”的美丽的梦，像种子一样，植入了您的后来者，您的学生的心里。激励着他们为这个美丽的梦不息地奋斗！

一幅快完成的油画



油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陈小川 刘建华 2021年5月

湘江

2020年下半年，省美术家协会把“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选题申报通知下发到各市州。邵阳市油画家陈小川和刘建华，在61个选题中一眼选中袁隆平院士，两人决定合作绘制一幅2000×1450mm的油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确定选题后，两人查阅了大量有关袁隆平的照片和文字资料，专程去隆回县羊古坳杂交水稻基地考察学习，从构思到色彩小稿，反复推敲。

3月初色彩小稿绘制完成后，陈小川传送电子图片给远在海外的袁老，袁老看后高兴地说：“感谢你们的创作，画面很好表现了丰收的喜悦！”

3月下旬，陈小川和刘建华携带色彩小稿

去长沙，在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所，所里的科研人员对油画提出了修改意见，并提供了一些袁老工作时的图片。创作期间，两人和研究所、辛业芸秘书一直保持联系，不间断发送创作进程图片。

5月22日下午，陈小川和刘建华正在接近尾声的油画前创作，惊闻袁老远行，一下子惊呆了。面对画作上欢笑的袁老，两人泪眼眼眶，忍住悲痛，继续完成创作。

孩子，到妈妈这里来

易博文

5月22日的下午，一个人从长沙出发，魂兮归来，回到安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妈妈的身边。妈妈轻轻地拉开家门，匆匆地走过一片金黄色的稻田，在和煦的微风和明媚的阳光之下，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孩子——袁隆平。

妈妈招了招手，说：“孩子，到妈妈这里来。”袁隆平低下了头，他说：妈妈，“禾下乘凉”的梦，我还没有做完。

妈妈慈爱地说：孩子，可以了，你已经干了60多年，你累了，可以歇歇了。来，让妈妈看看你，你看，晒得这么黑，变得这么瘦，头发都全白了。

袁隆平说：妈妈，您不会怪我吧？小时候我就顽皮，还牛脾气，不听您的话，硬是要学农，您没有责骂我。您70岁了，我还把您从重庆拖到安江来带孩子。您跟着我受累吃苦，我却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妈妈，您一定有失望。我想做更多的，我想做得更好的，可是，时间来不及了。

妈妈说：孩子，到妈妈这里来。妈妈知道你，你总想要好成绩。你得到的已经不少了。每亩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直到1100多公斤、1500多

公斤。够可以了。你干得很不错，是个好孩子，妈妈不怪你，妈妈高兴，妈妈还要表扬你。

袁隆平说：妈妈，每当我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总想起您。我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没有您的执著和鼓励，我怎么能走到今天？另一方面，人们给我的支持有很多，荣誉有很多，期望有很多。我怕我做得不够多，得到的太多。

妈妈说：别想了，傻孩子，这天下下的事，是你一个人做得完的吗？不还有你的同事、你的学生在继续做吗？他们会做得更好的。你回头看看，有多少人还在送你？

袁隆平说，妈妈，我的眼睛怎么了？我怎么看他们的眼睛，一个一个地都这么模糊？

妈妈说，孩子，你不要看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都蓄满了眼泪。你去看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上拿着鲜花，鲜花是那样地鲜艳；他们手上拿着稻穗，谷粒是那样地饱满。这几十年，你让这么多人吃饱了饭，挺直了腰。他们在感谢你，他们舍不得离开你。

袁隆平说：妈妈，人们真的是对我太好了。可是，我也舍不得您啊。那一年正好是中秋节，我正

在长沙开会，天不亮就往安江赶，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实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妈妈说，傻孩子，妈妈放心，妈妈没有什么要交待的。

袁隆平说，妈妈，这么多年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您一个人在这里，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您很难吧，您想我了吧？我也想您啊！这一次我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要陪着您，一直地陪着您。我要好好和您说说，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毕剥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味道。

妈妈伸出手，说：来吧，孩子，到妈妈这里来。咱们回家。

袁隆平走上前去，搀扶着妈妈，幸福地走回家去，走向一个他梦了几十年的家，一个和妈妈在一起的家。

平凡与伟大

纪红建

5月22日下午，延安浙浙沥沥下起雨来，雨水滋润着黄土高坡的千沟万壑。

正在延安进行艺术实践的我，突然听到袁隆平院士去世的噩耗，不由泪眼模糊，眼前浮现出一幕幕温暖而感人的画面。

马坡岭十二小时

我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自然应对为推动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保持高度关注，并积极书写。但直到2019年秋天，我才鼓起勇气走进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那天，一场秋雨洗净星城长沙的尘埃，带来丝丝的凉意。我来到东郊的马坡岭，从雨花大道，拐进一条很不起眼的马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那样质朴而又静谧地伫立在这条马路的东边。

上午九点半，办公楼前传来一阵欢笑声。“袁老师来上班了！”中心办公室主任魏科告诉我。我们紧随其后，走向袁老三楼的办公室。到了三楼，却早有另一拨人在门口等着他。袁老微笑着与他们打招呼。当听说是来自重庆的客人时，立即把他们请进办公室，并用地道的重庆话与他们交流起来。

虽然袁老的语速有些缓慢，但是他思维敏捷、风趣幽默，现场不断爆发出阵阵欢笑。看到这温馨的一幕，魏科告诉我，袁老师非常讲感情，离开重庆60多年了，依然牵挂着巴山渝水，牵挂着那里的人和事。他平时对吃并不讲究，但只要是到饭店吃饭，总会点上几道麻辣豆腐、水煮肉片之类的“重庆口味”。

“袁老师非常和蔼可亲，有时就跟老顽童一样。”李超英说。她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退休干部，也是袁老的邻居，袁老家有什么事，她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帮忙解决。

两位老人把她当成女儿一样看待，只要出远门，总要给她带些吃的。袁老心很细，若是李超英哪天没去她家，就会打电话问。所以不论多忙，多晚，李超英只要回家，都会到袁老家看一看，或是打电话报个平安。

中午十二点，处理完办公室的相关事宜，袁老下班回家。一到家，他就走进自家小院南边的试验田（为方便年事已高的院士搞研究，湖南省农科院专门在袁老住宅旁开发了一块试验田），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禾苗，查看长势，和禾苗说一会儿话。

袁老在科研之余，很喜欢文艺和体育，以前每天坚持打球、游泳、拉小提琴。这两年行动不是那么方便了，早上八点起床后，他会在院子里走走，然后伸伸腰，踢踢腿。九点半准时到办公室，不论有事没事，都要到办公室坐一坐，与大家交流交流。晚饭后，他要到附近的超市逛逛，既采购，也锻炼。如果不去超市，他就会下下象棋，或打打麻将，锻炼锻炼大脑，防止老年痴呆。

产量和质量对抗吗

袁老有一个坚持了五十多年的习惯——预测产量。那天中午，他从住宅旁的试验田，挑出一枝剑叶又长又壮的穗子。这是袁老连续第三天数穗期的第三代杂交晚稻穗子。回到客厅，剥开剑叶，取出苞子，辛业芸、李超英和袁老的老伴，走头数起来。袁老作记录。随后，他又根据三天的平均数，来预测试验田里的第三代杂

交晚稻的亩产量。袁老非常保守地按百分之八十五的结实率，算出一穗稻谷的重量，然后乘以一亩田的稻穗数和估计的粒重，得出亩产量。他的科研人生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单调重复中坚守。

杂交水稻专家张玉烛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2017年冬的一天上午，张玉烛拿着一份拟向省里呈报“关于申报‘三一’工程”的报告，直奔三楼袁老办公室。他对这个报告较为满意，甚至有几分得意。唯一让他忐忑的是，他在这个报告中把高档优质稻产量指标降到了1100公斤，低于袁老提出的“三分田养活一个人”，亩产1200公斤。

袁老拿起报告认真看起来，最开始，他脸上还有点阳光，但慢慢地，变得乌云密布了。“我不同意！”袁老把报告往桌上“啪”地一甩：“我非常赞同你的杂交水稻要安全环保，讲品质，这是我们历来的立场与做法。但要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我坚决不同意！”“袁老师，我们考虑到高档优质稻栽培的难度大，所以就吧产量标准降低了。”张玉烛弱弱地说。“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产量和质量呈对抗性吗？”袁老的灵魂拷问，让张玉烛铭记一辈子。

田埂上的一老一少

十多年前，彭玉林是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名临时工，一天到晚扎在试验田里，晒得黝黑。他最“宏伟”的计划是边打工边读书，在湖南农业大学考个自考本科文凭。

“小彭，你马上到田埂上去，袁老师有几个问题要问你。”那天中午，正弯腰在田里干活的彭玉林接到时任中心副主任马国辉打来的电话。彭玉林抬头一看，袁老正站在田埂上向他招手呢。他快步跑向院士。袁老微笑着问：“小伙子，禾苗长得不不错呀！分蘖到多少了？”彭玉林说：“多的有十三四枝苗，少的也有八九枝，平均有十一枝的样子……”原来，天天来试验田观察的袁老早就留意到了这个把稻田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小伙子。

从此，一老一少经常漫步在试验田的田埂上。彭玉林读完本科后，袁老鼓励他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袁老又为他的工作操心；工作稳定了，彭玉林也成家了，袁老还常问他有什么困难。彭玉林说，他只是受袁老关心的众多学生中的一个，袁老的学生早已遍布全球五大洲……

《秋天的喜讯》创作完成后，前前后后，袁老修改了十来遍。2019年12月11日，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日报》又请袁老为“我与新中国”栏目写篇回忆文章。当时大家都觉得袁老年岁已高，不一定会答应，没想到袁老竟欣然答应。201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了袁老的《我的两个梦》。文中，袁老道出了两个梦想的由来，以及追求两个梦想的酸甜苦辣……

虽然创作了《秋天的喜讯》，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采访细节与感想没有充分表达。于是，我又创作了一个更加简短的报告文学《平凡与伟大》，发表在2019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平凡与伟大》与《秋天的喜讯》形成了互补，但这对于一个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科学家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为自己有机会走进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走近袁老，而深感荣幸。

这是我人生难得的一次意义非凡的精神洗礼之旅。



2007年5月10日，袁隆平在杂交水稻试验田观察水稻长势。

湖南日报·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京明 摄